

荔湾文史

广州市荔湾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

《第二辑》

90

1173/03

前 言

荔湾区原是上、下西关之地，历为广州市的商业、茶楼酒馆、中医馆、报馆荟集的城区，还有近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书院和古老建筑艺术、民间工艺。研究这地区如上各方面的历史不仅具有重要的价值，而且对于促进改革、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都有着现实的意义。

我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，继出版《荔湾文史》第一辑之后进行征集反映本区的特点，以“三亲”（亲历、亲见、亲闻）为主的稿件。对稿件以“存真求实”的原则，反复核对，认真编审，努力提高质量。在区党、政和政协领导的重视、关怀下，并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，《荔湾文史》第二辑如期出版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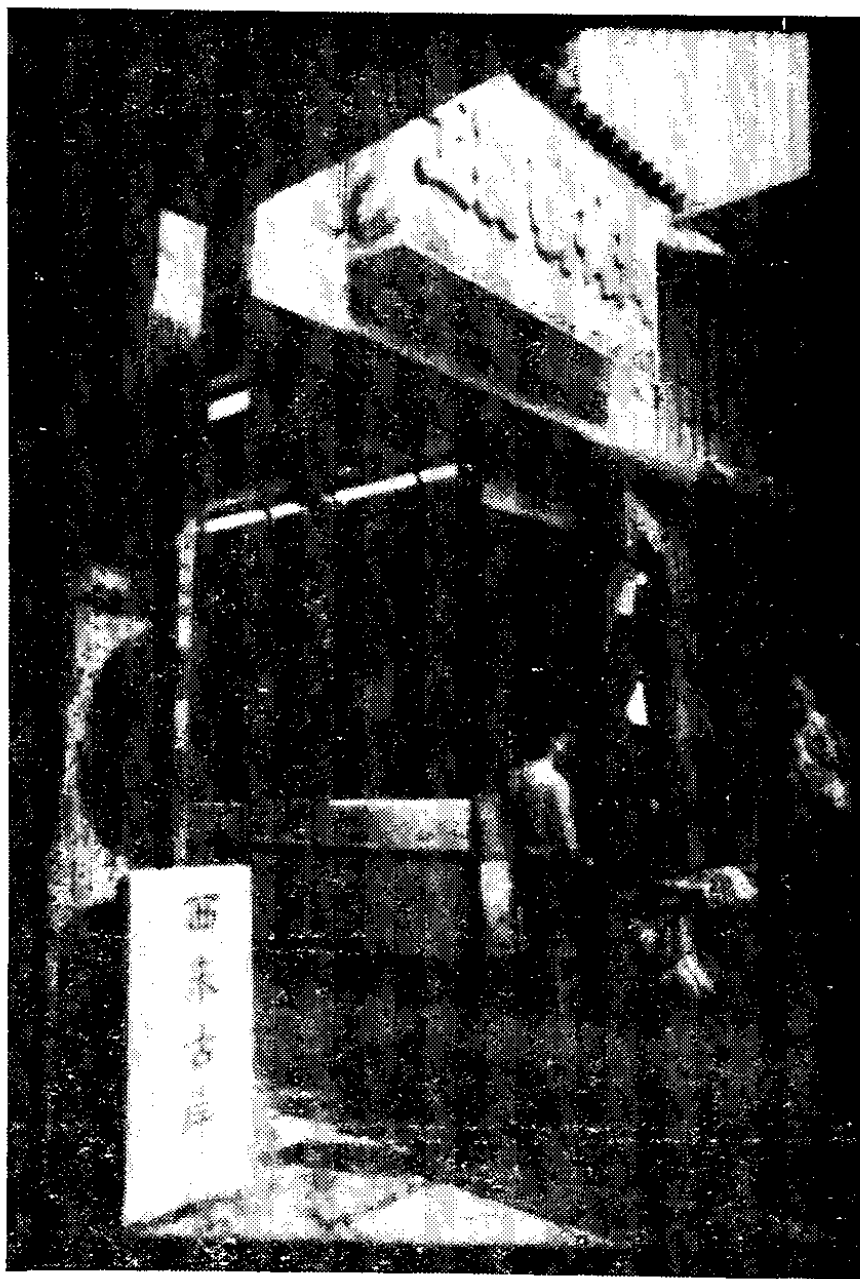
本辑选登有关西关的古老建筑、民间工艺、茶楼酒馆的变化和发展、已故名老中医生平的医德、医术和文化教育史料等部分。

在组稿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、各界人士的支持，提供宝贵的资料和撰稿，我们对此深表感谢。

参加本辑工作的有区政协文史编辑组邓文正、张克坚、陈天觉、谢仰虞、何普丰、冯馥棠同志等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，难免有错漏和不足之处，衷心希望各界人士给予批评指正。

《荔湾文史》编辑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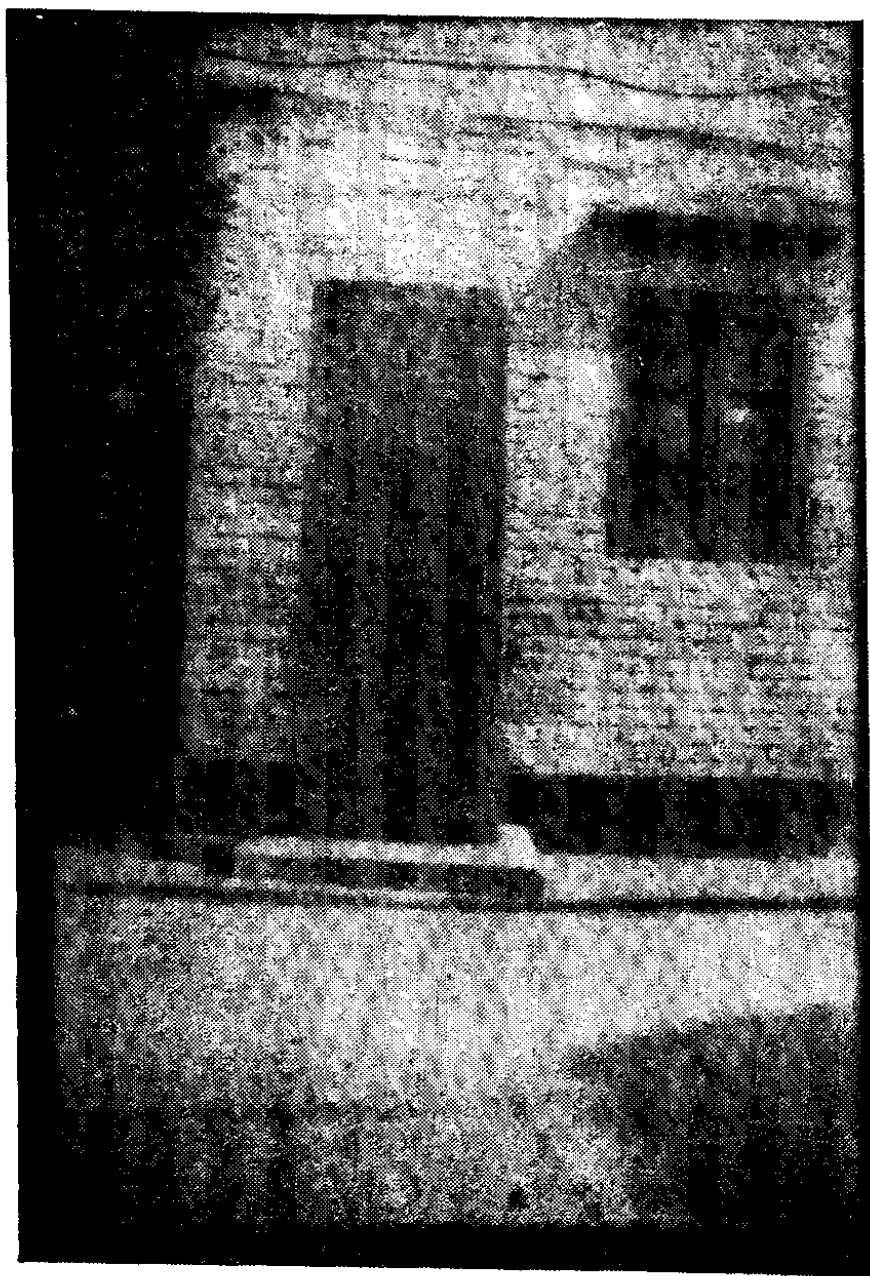


西来古岸

——达摩初来广州登陆之地



华林寺佛堂



文澜书院清濠公所泐石

——现该碑竖在西关逢庆首约涌边



书法家梁鸾玲遗墨



华林寺五百罗汉堂

目 录

- 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……………邓文正 谢仰虞 (1)
- 广州西关文澜书院的绅商活动(节录)…陈曙风 (6)
- 关于西来初地和古之花坞……………谢仰虞 (10)
- 华林寺“五百罗汉堂”被毁记……………雷永强 (16)
- 华林寺五百罗汉法号……………龚澄寓 (21)
- 陈氏书院(陈家祠)及其建筑艺术……………罗雨林 (27)
- 珍藏丰富的广东民间工艺馆……………罗雨林 (39)
- 广州第一鸡——清平鸡
- 记清平饭店的发展变化……………吕汇贤提供
- 冯馥棠、吴国辉整理 (50)
- 百年老铺话莲香……………冯 汉 提 供
- 冯馥棠 吴国辉 整理 (57)
- 广东省中医骨伤科名家、著名医学教育家何竹林
- ……………何应华 岑泽波 黄宪章 谭昌雄 (64)
- 名医庄省躬及其《庄氏中医知新集》……………张采庵 (70)
- 西关名医古绍尧……………罗元恺、古淑庄口述
- 冯馥棠、吴国辉整理 (74)
- 高明的医师、慈祥的长者
- 记已故广东省名老中医区金浦…梁健嫦 (77)
- “发冷丸”起家的梁培基药厂经营小史…梁尚为 (81)
- 广东广雅中学简史…………… (87)
- 选自《广东广雅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文集》
- 词人陈洵……………张采庵 (99)

书法家梁鸾玲·····	崔业枢 梁 鑫 (102)
老数学家、教育家叶树荣·····	邓文正 (105)
广州“西关大屋”的的工艺和“企市”···	陈炳松 (107)
广州西关报馆街初期部份民办报馆见闻···	劳逸风 (112)

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

邓文正 谢仰虞

文澜书院，虽名为书院，但并非是一所学校，其初原是晚清时期广州下西关地段的清濠公所。

下西关一带（指今荔湾区龙津路以南地段，即今光复中路、光复南路以西至黄沙及华贵路观音桥一带。龙津路以北地段则称为上西关。）濠涌颇多，尤以西濠，不时淤塞，涌水泛滥，淹没街道，居民不胜其苦。当地居民因推当时十三行洋商潘（敬修堂）、卢（广利）、伍（怡和）、叶（大观）四大富家揽头集资清理濠涌。其后，由士绅何太清（进士）、钟启韶、潘如彦、龚在德、颜平章、桂清槐与一些商行巨贾及四大富豪发起成立“清濠公所”。清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更由何太清等报请广东布政使司、布政使曾燠核准，以下九甫绣衣坊（即今下九路肉菜市场、妇女儿童百货公司以至南方玉雕厂一带）大屋十二间改建为公所的办事房舍。这些房舍，均为洋行众商自愿送出，永为修濠公所用（又，这些房屋，除公所所需用者外，余均悉数出租取息，以充当经费。）这“清濠公所”，就是文澜书院的前身。同年，潘、卢、伍、叶四大富家，捐资将公所扩建，并定名为“文澜书院”，至是，文澜书院乃正式建立。院后，建有文昌庙，庙内有亭阁。下西关士绅，多借此以会文聚友。自此，文澜书院除仍有清濠（一般在冬季）的任务外，更多的乃士绅在作会文聚友（会文有奖）之用，逐渐遂成为西关地区著名的士绅富商活动场所。

文澜书院每年有春秋二祭的大叙会，参加的成员，都是知名的士绅和具有科举功名的生员。凡参加者，除参宴外，每人还可以得到胙肉一斤，果饼一份。六十岁以上者分给双胙。果饼于1912年后，改为茶券四角。春秋二祭的主祭官，例以翰林或进士充任。祭后，可得当时下西关有名酒家的筵席单一份（随时可用的）及烧肉数斤。此外，每年还有若干次年节的小叙会。如有新科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，以至考中秀才者，当他们将报条及硃卷送到书院时，也每会举行一次叙宴，以作为对这些书院新成员的庆贺。平时，每次会文之后，也常会搞些“壶碟会”或“大食会”。所谓“壶碟会”，乃参加会文的，每人在家里弄两碟所谓“名菜”，并携一壶酒到书院内文昌庙亭阁中会食，以比较烹调手法的优劣。“大食会”，则多是合资到当时下九甫的新林馨等酒家会食，并吟诗作对，然后尽欢而散。

由于文澜书院乃当时西关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会聚之所，用以凡能参加文澜书院活动，成为文澜书院成员者，都被认为是一件光宗耀祖之事。如终身未能青一衿，因而未能参加文澜书院活动者，每多认作为毕生一大憾事。相传，清末有位“张师爷”（名字不详），年届八十，仍是位白衣童生，每过文澜书院，必拊膺捶胸，浩然长叹。及其子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，例赠优贡，得以进入文澜书院，则又深叹“父不如子”，郁郁以殁云。

清道光末年，以至光绪年间，乃下西关科名最盛的时期。其时，由十一甫至十三甫一带，居住着历年的翰林、进士等门第不下数十家，其最著者有十一甫梁耀枢的状元第（在今大同路口）、十二甫的谭宗浚的榜眼第，以及至宝桥李文

田的探花第。因而一些人便说这地段风水好，易发功名。于是，一些有钱人家、港澳同胞、海外归侨，以至天津、上海、汉口等地的粤帮商贾，均想方设法在该地段及其附近购置屋地，建筑水磨青砖连楹房屋，即人们所称的“西关大屋”。甚至今逢源、宝源等地，原乃田塘沙地，也都将之填平以建造这些“西关大屋”。自是，这一地段，也就成了西关的著名住宅区。由于这一地段成了有钱人家的住宅区，他们寄望于“地灵人杰”，进入“文澜书院”以光耀门第者也就日多，从而文澜书院所得的资助也更丰裕。

文澜书院的成员，除富商巨贾及宦囊充盈或租尝丰裕的士绅外，其中也有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文士。他们当中有不少以开设学塾，充当塾师以维持生活。当时的学塾，有大馆和蒙馆两种。蒙馆较低级，只教学童读书识字；大馆，则有讲解、作文等课。当时西关的学塾（大馆）多租借文澜书院及湄洲会馆部分馆舍作馆址。其时，在文澜书院设馆的较为著名的大馆塾师，初有吕拔湖、梁冠林、洪景楠等人。稍后，则以甘巽卿最为有名。甘乃一科举生员（秀才），但对古文学造诣颇深，教授四书，孝经、左传、古文评注，以至诗词、均颇得学生的欢迎。目前广州一些知名的老中医，如甘伊周（原方便医院中医生）、甘少周（原市儿童医院中医生）、胡肇基（现荔湾区中医院顾问）以及名音乐家邓础锋（现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）等，都曾是他的学生。

文澜书院成员中生活较困者，除当塾师以所入维持生活外，另一些又在文澜书院以为学童开学、点主……或代人作院课等手段，博取些袍金、扇金、笔金之类以作生活补助之用。其以结交附庸风雅的穗、港、澳富商巨贾，代为撰文或

诗词，以博取这些商贾每年所送的“冰炭敬”，或以书法名家，专代人书写墓碑、寿屏、礼书等以博取若干笔润者也不少。这些仍可说是当日社会上的正绅通儒。至于那些倚恃他们是文澜书院的成员，勾结贪吏，收规庇赌，包揽词讼；甚或结交权贵，狐假虎威，借以猎取功名，以至为虎作伥者也有一些。由于他们每以文澜书院作为活动的场所，于是书院也不免于存在着被玷污的一角。

辛亥革命时期，文澜书院则又成了广州地区绅商促成广东独立“光复反正”活动的场所。广东省，尤其是广州，本是革命党人着力经营的地区。惟自1911年“3月29日黄花岗起义”以后，两广总督张鸣岐，水师提督李准等为首的清朝军政当局，加强了对革命活动的镇压和防范。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活动，一时不得不控制下来。及武昌起义成功后，革命党也急谋发难。惟由于当时广州的革命力量薄弱，未能直接发动起义，遂将广东全省组织起来的民军，分成四支队伍，分头在各地起事，广东全省的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。面对着全省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，广州城内各阶层，各团体，均紧张地筹措应变。张鸣岐也暗中操纵上层士绅，企图“滑头自保”。十月二十五日，广州城内绅商各团体在文澜书院集会。张鸣岐的清乡总办江孔殷，操纵了这次集会，在会上提出了“广东提倡独立，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”的意见，通过成立改良政治总机关等决议。惟当时商界比较激进，对当日在文澜书院的集会，深致不满，因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在爱育善堂另行集会，决议承认“共和政府”，同时选派代表向革命党人“宣达”。同日下午，商界各团体代表，在文澜书院再次集会，商讨“反正”独立事宜。在开会时有人树

起了“广东独立”的白旗，附近商店，并有悬旗挂灯以示庆祝的。张鸣岐得讯，虽立即派人扯去旗、灯，并逮捕了数名悬挂旗灯的商人，意欲将这些革命活动镇压下去。但由于当时多支民军，已从各地抵达广州，广东清政府当局也已发生了分化，曾镇压“黄花岗起义”的李准，看到“民心思汉，大势所趋”，表示愿意向革命党人投诚；江孔殷、龙济光等人也均劝张鸣岐顺应时势，早定大计，张鸣岐遂只好同意独立。十一月八日，以商界团体为主的各界代表，再在咨议局讨论独立问题，决定举张鸣岐、龙济光为正、副都督，于十一月九日宣布独立。由于张鸣岐“微服遁走”，龙济光也不敢出任副都督，各界代表于是重新开会，推胡汉民为都督，陈炯明为副都督，直到十一月中旬，才成立了广东军政府，正式“反正”独立。

辛亥革命后，文澜书院的“春秋二祭”仍旧举行，惟革命前穿戴衣冠翎顶，揖让升阶，翰苑两榜以上的大绅盘膝正座，举、贡、生员侧坐相陪的情状没有了。清末以至民初废科举、办学堂以后，中学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日多，加入文澜书院者日众，租项收入，渐已不足以应付活动所需，于是有人提出将其租项移作办学之用，结束“文澜书院”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济棠主粤时，政府始正式将书院租款，拨作省立第一中学（广雅中学）充作经费；书院的所有产权，亦概交政府处理。文澜书院于是也就结束。

文澜书院，计自清嘉庆15年（1810）建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结束，共有120多年的历史。现下九路的“文澜巷”、“文澜新街”等街巷也是因文澜书院而得名的。

广州西关文澜书院的绅商活动（节录）

陈 曙 风

清末广东士流非尽趋维新派，亦绅亦商的集团也不少，如文澜书院是其一。文澜书院异于广东其他书院，不以讲学、分科设教、规定就学学子圈点经史，按时交课为务。徒袭书院之名，实则为大小绅士聚集之俱乐部，与商董混而为一，与当时传统性之书院大异其趣。

文澜书院之设，初缘于清濠公所之余屋。今日太平南路以西及沿濠畔街一带为西关官濠，濠宽数丈，能通船只。日久为附近居民占用作屋地，渐至淤塞，水患堪虞。嘉庆年间，布政使曾燠准居民请求疏通濠道。以后为维持经常疏浚工作，于是有清濠公所之设。其时“洋商”有公产房屋一所，位于下九甫绣衣坊（即今日玉雕厂一带），乃由洋商捐出作为清濠公所所址。公所南端有屋三椽，辟为文澜书院。清濠公所责在挖濠，本与文事无关，然捐产者为洋商，而洋商为联络历届科场中式士子，书院于是产生。初由经销洋货大户卢、潘、伍、叶四家，递年轮值管理。逢子、辰、申年由卢桂兰堂当值，丑、己、酉年由潘敬修堂当值，寅、午、戌年由伍光裕堂当值，卯、未、亥年由叶日省堂当值。后来，所谓“文风日盛”，每年公推绅士十二人管理。“文风”不过设文会征文，设奖金奖录取者而已。其奖金等第为：第一名

银伍元，另奖绢扇洋巾；第二名三元；第三名二元；四、五名各一元，所奖绢扇洋巾俱与第一名同。第五十名至一百名则各奖白纸一刀而已。此外尚有贺新贵喜仪者，亦由书院致送，状元三十大元，榜眼、探花各二十六元，翰林八大元，主事、中书、知县各四大元，举人二大元，副拔优贡一大元，恩岁贡中元（即半元）。新中式人文澜书院者有一条地域性之规定：凡寓居西关须税业三十年后进庠入式，始得入院。但实际上入院之人亦有非居住该地域之内者。如许家则非世居西关，但以其经营商业于西关，亦作西关论。当时外洋归来之侨胞和广州之“洋商”多在西关，因此文澜书院渐为绅商聚集之地。粤省商会会长许芝轩，同时亦为文澜书院大绅。易兰生、张弼士、卢乃潼出现于总商会为商，出现于文澜书院则俨然大绅，干预社会事业。清末迫于形势，以“行宪”为名，其支持者即此等亦绅亦商之辈。

文澜书院之外，尚有清廷操纵士绅，所谓作“行宪”准备之广东省咨议局。凡选入局内者为议绅。议绅与非议绅中约分两派：一为梁鼎芬、邓华熙、钟锡璜、吴道镒、李庆莱、潘宝珩、陈如岳、丁仁长等，此辈多为致仕而归之京官，其中亦有居现职者。一为戴鸿慈、江孔殷、易学清、丘逢甲等。此等头面人物，其行藏如何，姑不置论，然皆足以左右当时视听。清廷思有以利用之，或拔为咨议局议员，或赋闲家居亦加以优礼。议长易兰生、当广东情势最紧张时，竟称病不出家门，亦不会客，其政治主张则为江孔殷所左右。当张鸣岐未正式宣布广东独立前，易在咨议局中仍斥革命党为“粤匪”，主张改良政治，认为不一定要实行革命。

大绅中不论好尚如何，类皆不思变亦不求新。惟商人组

织中则有总商会与粤商自治会之对立。粤商自治会为求新之商人组织，被总商会诋为不安本分者。总商会中成员另有剑庐俱乐部之组织，其中坚为张弼士、郭仙洲、俞海筹、曾耀廷、劳伟孟、许芝轩、罗少翱等均大富商。其中亦有杂工出身之陈惠普，具有新思想之商人唐拾义，及所谓小绅小商之李鉴诚等。他们多与文澜书院之省绅及总商会会长许芝轩不甚融洽。

反正以后，绅之名分不存（虽潜势力仍在）不得不转而为商。文澜书院亦不能保持所谓“文风甚盛”之局面。乃让出西边余地（一说原为“文昌庙”之地。文昌庙之司祝，在有科举时候收入甚丰。盖以文昌、魁星能司中式，士子多奉之。及科举废，文昌帝君遂受冷落，文昌庙亦典与商人）拆建为文园酒家。文澜书院中人感慨系之，撰联以志其慨，联云；

“文风未许随流水，园地于今属酒家。”书院与酒家相连，书院西厅门通酒家，可将筵席端至西厅款客。大绅钟锡璜中落后，辟其私宅为“集雅园”，继而改为“谟觞”，乃园林式酒家（今为宝华路之银龙酒家），开灯虎、诗钟等文会，盛极一时。酒家之名亦以是而传遍遐迩。文事成了招徕手段。

清末民初活动于文澜书院的大绅，以江孔殷为最著。江孔殷，南海人。由于他在清时曾被点为翰林，人们多尊称之为江太史。又因其别号霞公，俗又多讹称之为“江虾”。清末因江身为太史，督抚等俱礼之。清代封疆大吏接见太史，官衙例开麒麟门（中门）延入。粤督张鸣岐、提督李准为镇压革命，认为收拾地方乱状，非起用地方大绅不可，对江更为优礼，乃擢江孔殷为清乡督办。清乡时，江对张鸣岐每夸